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千五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人生濃淡且由它

陳開珍

時分四季, 人亦如此, 或濃蔭匝地, 或西風蕭瑟, 變換銜接之際, 總會有些不適應, 或者身處其中時, 也總會有些悵然或迷失。

曾經一度流連於那些盛極的時刻, 長久地凝視一朵開得正艷的花, 空氣中流動著濃濃的香氣; 或者在濃密樹蔭下, 看陽光是怎樣的熾熱和猛烈; 更喜歡一些歡聚一堂的熱烈氣氛, 一如看《紅樓夢》時, 特別神飛於大觀園裡鮮花著錦之時。心裡總是想著要永遠留住這樣的時刻, 可是終於於無奈中發現, 那些盛極的, 總會極快地淡然消散, 只餘滿腹傷懷。

《菜根譚》裡說: 「濃處味短, 淡中趣長。」那些濃處的感覺, 雖美好, 卻是短暫。所以太多的人都在眷眷地回想曾經的繁盛之時, 可是回望中的一切, 遠不可尋, 如淡煙欲散。

曾經認識一個女孩子, 她卻很是與眾不同, 她喜歡淺淡的一切, 彷彿心裡波瀾不驚。

眺望遠山的淡淡煙雲, 都會悠然神飛, 或陶醉於天上片雲, 心隨歸雁。她甚至於喜歡獨處, 熱鬧的場合很少參加, 寧可一杯淡茶, 獨對窗外長風流淌。我笑稱她進入禪境了, 她卻說: 「我這並不是消極啊, 也不是看破了什麼, 就是體

會到淡泊中的真趣了!」

仔細想了一下, 那些極淡的意境, 似乎真的能將人帶入極悠遠的一種境界中去。就像面對薄霧如紗, 將心輕攏; 又似靜聞淺笛, 塵囂頓去。

想起有一年, 在一個偏遠的山村當代課老師, 那裡如天涯一般, 與世無爭, 沒有都市的喧囂, 只有無邊的寧靜。秋夜讀書, 困意襲來, 滅燭, 淡淡的月色如水般漫進, 在牆上投下淺淺的樹影。便覺煩惱寂寞飛去無痕, 夢裡也一片清涼。

想起許多老人, 他們一生中經歷過太多繁華落寞, 可是神情都是恬然無比, 似乎並沒有風霜的侵蝕, 也沒有滄桑的印跡。

有個老人曾贈我一本他寫的回憶錄, 有一番話說得極入心靈深處: 「生活中的許多事, 都如百般滋味, 或濃或淡, 或深或淺, 濃時醉而不沉迷, 淡時賞而不傷懷, 深則深入, 淺則淺出。如此, 人生處處皆是可留戀的美好去處。」

於是欣賞於一朵素淡的花兒, 直將它看進易感的心中, 體會那種「淡極始知花更妍」的領悟; 也可以於極淺的芬芳氣息裡, 把所有縈繞於心間的塵世勞碌悄然釋放。原來, 每一種境遇中, 都可得其真趣。濃時傾心, 淡時入心, 一如四時佳興, 皆與心同。

便濃淡隨它, 若是心存美好, 當走過長路之後, 濃時回憶, 淡時回味, 回首中都是生命中最美的意象。

指尖的陽光

董澤中

那天, 午後, 一個人, 獨自邁著碎步, 歸家。

午後兩點的陽光, 鮮活, 靜好。高遠深邃的雲端裡, 有水銀緩緩流淌, 瀉落一地碎金的流光。溫煦的陽光暖了被秋風掃過的空氣, 路邊恬淡又安靜的野花, 不顯山不露水, 在微風中搖曳著細小的身姿, 仿若在跟陽光竊竊私語, 恍惚間, 我感覺到隱隱的暗香在流轉。樹葉縫隙間灑落下來斑斑駁駁的陽光碎片, 莫名地, 讓我的心溫潤到骨子裡頭。

很久很久, 沒這樣獨自靜靜地感受陽光, 即使偶爾一米陽光融融於我的窗前流連, 那種欣喜也及不上這樣在煦風中擁抱陽光, 攏大片大片的暖色於指間的瞬間感覺。金子般的碎片伴風灑落臉龐, 陡然間, 心中盛滿滿滿的喜悅, 盛滿陽光輕濤般細碎的軟語低吟, 鼻間, 全是陽光的味道! 驟然間, 突然捨不得獨自享受這舒暖熨帖的感覺, 很想可以將我這一身陽光毫無保留地悉數贈予我此刻想念的人, 即便此刻陽光不曾抵照他們那邊, 但我希望, 此縷陽光會穿重重斑駁和陰霾, 代我向那些可愛的人分享我此刻的歡喜和感動。一直相信, 陽光是一種語言, 在那每一天下所灑落下來的新鮮光裡, 盡情跳躍著生命的塵埃, 以世上最美麗的語言闡述著生命的種種感動。

它也是我們每個人靈魂最深處的呼喊, 努力趕走我們心靈深處的晦澀, 所有的黑暗卑瑣與陰鬱纖毫畢現於它的跳躍閃爍間, 無不臣服於它最堅硬的柔軟和溫暖。

巴爾蒙特曾說, 為了看看這陽光, 我來到了這個世上。亦有人說, 離太陽最近的地方就是天堂。看看那些垂暮的老者, 倚靠在低矮的青瓦簷下, 帶著世事變遷的滄桑, 怡然地在最溫暖明媚的地方和陽光交談, 或歎息飛逝如塵的歲月, 或傾吐珍藏的光影流年, 或在陽光淋漓盡致的照耀下酣然入睡。

看看那些孩子, 撒著銀鈴般的笑聲在剛光下追逐自己的影子, 歡喜著品味這陽光盛宴, 在光芒下舒展著最歡樂的姿態。

此刻, 剛光棲落在我的嘴角, 慢慢滲透我所有肌理和呼吸, 以不可抗拒的光亮喚醒我內心最原始的純粹。零碎的記憶在乾涸的腦中開始重組, 美麗的音符敲打著久未整理的整片脆弱的心靈。漸漸地, 陽光開始在交織重疊的光影下暗暗地隱落在我的雙眼裡, 有了些許微醺的慵懶和溫柔, 不動聲色地挪移著, 展示著它最後的才華和美麗。雲像一朵朵棉花, 慢慢消融著, 淡了, 天空愈發顯藍, 於是, 日光, 傾城。

陽光踮起小小的腳尖, 高貴地翩然, 舞姿灑落了一地的唯美浪漫, 於是, 我坐在陽光的掌心, 安靜地寫著我的文字。

一院丹桂映斜陽

周丹

小時候, 我家院子裡有一顆丹桂樹, 九月伊始, 滿院馨香。這香味, 如此濃郁, 有香飄十里之勢。自花開了以後, 總有人輕叩木門, 或以賞花為主, 或以品香為要, 給寧靜的院落增添了不少生趣。

隨著我漸漸長大, 也明白了家中獨特, 便開始自豪起來, 在學校中逢人就說「我家的院子」如何如何, 也開始學會了趁著花香折一枝作為書籤, 美美地印在我的語文課本中, 只為打開爭得鄰桌同學們的一片讚歎。

再後來, 我對丹桂越發感興趣, 查閱

了很多資料, 才知道丹桂其實也只是桂樹的一種。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中云: 「桂有三種: 葉如柏葉, 皮赤者為丹桂; 葉似柿葉者, 為菌桂; 其葉似枇杷葉者, 為牡桂。」這裡的分類更側重於藥學價值。在現在的桂樹品種中, 金桂、銀桂、丹桂和四季桂是比較常見的幾種。相較其他幾種, 丹桂的花朵顏色更為鮮艷, 通常為橙紅色或朱紅色。宋胡矩有詩可證: 「碎瓊揉香作肌骨, 霽日吹紅染膚色。」

丹桂的香味是一種獨特的香, 似幽香, 醇厚而悠長, 讓人醉神迷。其香, 沒有金桂、銀桂的濃郁, 略顯柔和, 聞了以後更容易讓人感到沉靜與安寧。漸漸地習慣了丹桂的香味, 便再也不想其他。清晨, 人從慵懶中醒來, 走到院子中呼吸新鮮空氣, 丹桂的香味合著泥土與露珠的清香向鼻頭湧來, 令人精神一震, 開啟美好的一天。

夜間, 繁星點點像藍寶石般綴在天空上, 一閃一閃。人與樹, 此時都寂靜無聲, 香味在夜色的籠罩下更有一種幽深的意味, 時遠時近。

我愛的還是夕陽吧。家中的丹桂樹正在院落的西南位置, 倚著院牆。夕陽下, 陽光透過樹的縫隙灑下一地斑駁, 這

時搬一張籐椅在丹桂樹下, 秋風起, 香味便似從時光的上游悠悠而來, 沿著時間通道徑直往來, 一路飄散到我跟前。

不止這香, 丹桂的色也是獨特的。花朵在秋季的陽光下顯得格外耀眼, 為秋景增添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色彩。古人詠丹桂也多以顏色為重。如宋代代表說友《丹桂》詩云: 「十分晴滯酒, 一抹晚呈霞。」宋代樓鑰《丹桂》: 「嬌額塗黃元自好, 是誰深傳密煙脂。」一抹晚霞, 一掬胭脂, 光華溢彩。

在我看來, 丹桂有三好, 其香幽, 其色艷, 其骨清。白居易在《有木詩八首》中說丹桂「風影清似水, 霜枝冷如玉」, 喻其水清玉潔。還記得小時候, 我貪玩不好好學習, 母親總要我在夕陽下, 面對著院牆和丹桂站立, 並對我解釋「丹桂」的意義。舊時稱科舉中第為折桂, 因此以丹桂比喻科第。母親在家中種下桂樹, 原是希望我學業有成, 並在我名字中帶一個「丹」字, 同時象徵著純潔高雅。

如今, 離開家鄉已經二十多年, 院子裡的丹桂樹已經不在了。但是在時光裡, 那一院丹桂香始終飄散在我的記憶深處。每當夕陽斜照在院裡的時候, 我仍能看見那地斑駁的光影。



「City不City啊」? 中文是如何與英文走到一起的?

——專訪雲南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學院副院長陳芳

中新社昆明10月15日電 今年以來, 來華旅遊的外國人不斷增多, 一句源自外國博主的「City不City啊」在國內外各大社交媒體持續走紅。這句話「魔性」且「洗腦」, 成為人們爭相模仿的對象, 並逐漸演變為一個指代「城市化、洋氣、新穎」, 乃至「刺激」的形容詞。

「City不City」這樣中英混用的句式, 為何同時受到中外網友喜愛? 近年來, 中文國際傳播發生了哪些變化? 中文如何能更加走向國際化? 近日, 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雲南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學院副院長陳芳, 探討了上述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 「City不City」這樣中英混用的句式, 為何同時受到中外網友喜愛?

陳芳: 外國博主「保保熊」在短視頻平台以「City不City啊」的提問, 以及「好City啊」的回答作為自己一系列短視頻的標誌, 成為極具個性化的標籤。

我們可以把「City不City」理解為插入英語詞彙的中文句子。日常生活中, 人們會說「開心不開心啊?」「你高不高興啊?」。這種「什麼不什麼」就是非常典型的中文句式。

「City不City」這種中英混用句式的出現, 符合語言約定俗成的基礎特徵。City是「城市」的意思, 詞性是名詞。但在「City不City」的句式中, 其被當作形容詞使用, 可以翻譯為「城市化的」, 延伸為「具有城市特徵的」「時髦的」, 甚至可以表達「讓人震驚的」等多種含義。外國博主借鑒了英語語言中部分名詞兼具形容詞的詞性特徵, 套入中文句式, 打造了中西合璧的「City不City」。

無論是中國網友還是外國友人, 都能在該句式中找到熟悉的部分, 雙方都能更容易地理解和接受。「City不City」的流行, 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與認同。

這一句式的流行還有深層原因。一些人

把City解釋為洋氣。「洋氣」一詞在清朝中後期被用來指西洋, 後來意義擴展為現代氣息。當下的洋氣是屬於中國的「洋氣」, 是外國友人對中國城市高速發展的由衷肯定。今年, 「City不City」很可能成為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的代名詞, 甚至成為年度流行詞彙。

中新社記者: 還有哪些語言上中西合璧的典型例證?

陳芳: 中西語言交流是常見的語言現象。藉詞通常採用音譯和意譯兩種方法。部分音譯藉詞, 通過發音能直接對應其詞源。如中文的霸凌源自英文「bully」, 烏托邦對應的是英文「utopia」, 「tea」是閩南語「茶」的音譯詞, 「silk」則是「絲」的音譯詞。今天, 一大批漢語詞彙的音譯詞也在不斷進入當代英語世界, 例如2018年《牛津英語詞典》收錄了餃子的音譯詞「jiaozi」。

當下, 在互聯網和現代傳媒的推動下, 「中西合璧」詞彙大量出現, 體現出不同人群、不同文化對這個時代的認識與理解、包容與接受, 例如至今仍使用的「AA制」, 就是藉助電影、電視作品和網絡得以迅速傳播。

提到網絡, 現在都在說「UP主」。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實際上是「uploader」(中

譯為「上傳者」)的「up-」這一英文前綴巧妙地加上了後綴「-er」的中譯「主」。這些中西合璧的混搭詞就是這個時代的語言印記, 未來的「語言化石」。

中新社記者: 中文對於其他語言的演化起了哪些影響?

陳芳: 語言是一種約定俗成, 不同民族的語言既是該民族的獨特表達, 也包含了人類的共同情感和認知。中文是中國的語言, 也是世界語言中的一種。從漢朝到唐朝, 大量梵語詞彙通過佛教進入中國, 成為漢語詞彙, 如人們常用的「剎那」一詞就是這樣被引入, 並成為漢語日常用語。

中文的發展也是人類語言演化的歷史。歷史上, 日語、韓語、越南語就大量吸收了中文詞彙, 「漢越詞」就是其中的代表。近代, 中文對外來詞彙乃至語法的吸納和融合, 也促進了現代漢語的發展, 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多個領域有大量英源詞和日源詞。如「經濟」一詞, 一般認為是日人在翻譯時將古代漢語詞彙賦予了新義, 中國語言學家王力稱其為「來自西洋, 路過日本」。

有些人也把「City不City」翻譯為「摩登不摩登」。「摩登」這個詞的現代含義對應英文單詞「modern」。

期日)下午一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 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陳克雄逝世

和記訊: 僑商陳克雄老先生(原籍南安詩山鎮鵬峰)不幸於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四日下午三時三十五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八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 軫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4-AMBROSIA)靈堂, 擇訂十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出殯安葬於岷市華僑義山之原。

李美玉逝世

和記訊: 故僑商李賢登令長女李美玉女士(石獅岑兜-銀江)不幸於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三日下午七時四十五分壽終內寢, 享壽七十六齡。靈體經已火化,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2-CHRYSANTHEMUM)靈堂, 擇訂十月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奉安於華藏寺。

吳仁杰捐讓德吳氏總會

菲律賓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 本總會家副監事長仁杰宗長令尊夫人吳府施夫人諱麗雲不幸於二〇二四年九月廿八日上午八時十分, 壽終於崇仁醫院, 享壽八十有一高齡, 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 飾終令典, 極盡哀榮。

家副監事長仁杰宗長, 在痛失佳偶期間, 仍特捐本總會廿萬比索作為福利用途。家副監事長仁杰宗長, 熱心社會公益, 樂善好施, 尤對本總會愛護有加, 仁風義舉, 謹藉報端表揚慈善典範, 並申謝忱。

王松華逝世

旅菲杏田(杏墩)同鄉會訊: 本會王理事松華鄉賢, 不幸於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四日壽終於ST. LUKE'S 醫院, 享壽八十有八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擇訂十月二十日(星

訃告

施李秀奶

(金井洋霞)

逝世於十月七日上午, 家鄉洋霞村本宅 擇訂於十月十七日上午出殯

呂子偉

逝世於九月十七日, 香港 擇訂十月廿八日於奧三米斯市殯儀館設靈 擇訂十月卅日上午九時於天主教堂彌撒 十一時出殯

李美玉

(石獅岑兜-銀江)

逝世於十月十三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02號靈堂(SANCTUARIUM 202-CHRYSANTHEMUM) 擇訂十月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出殯

陳克雄(南安詩山鎮鵬峰)

逝世於十月十四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304號靈堂(SANCTUARIUM 304-AMBROSIA) 擇訂十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黃劉碧玉

逝世於十月十三日 現設靈於怡朗住宅30 Quezon St., Fancorn Building 擇訂於十月十七日(星期四)上午六時四十五分移柩怡朗中華聖母天主教堂舉行追思禮, 後出殯

王松華

(杏田)

逝世於十月十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出殯於十月二十日下午一時